

經與經學

255頁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伯潛
蔣祖怡 著

世界書局印行

員
專

國 文 自 學 輔 導 叢 書

第 二 輯 之 六

經
與
經
學

蔣 祖 怡
伯 潛
合 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自序

學習國文底目的有二：一是「能」的方面，一是「知」的方面。能的方面，第一，須能應用本國文字以表達自己底情意；第二，須能了解本國文字，以接受他人底情意；第三，須能欣賞本國文學；第四，須能進一步以本國文字寫成足供他人欣賞的文學。第四項，固然不能，而且不必人人都做到，前三項，卻是中學學生所應達到的。知的方面，第一，須知道本國文學底作法，流變底大概；第二，須知道本國學術思想底派別，變遷底大概；因為這二者是我國固有文化底結晶。所謂文化，範圍本極廣泛，原不能盡納之於國文一科之內；但文學與學術，則為其中最重要的部份，一般大中學生都得有一簡明的概念。一方面，國文是明瞭我國文學和學術的鑰匙；另一方面，明瞭我國底文學和學術，也可幫助國文底進步。所以現行中學課程標準也規定以此二者為國文教學底目的。

伯潛在浙江省中等學校教授國文已二十年，主持中學畢業生國文科底會考先後四次，近來避地滬上，任教大夏大學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行復三年，深覺一般大學生及高中畢業生底國文程度，並沒有達到相當的水準；「能」既拙劣，「知」更貧薄。此為教育界同人所公認的事實，無可諱掩，且亦不應諱疾忌

醫者。竊思一般中等學校，教學國文，但重課內講授，不能兼顧課外閱讀，既缺指導，又乏適當的讀物；且課內所講授者，又以選文為主，即有加授文法、修辭學、文學史、國學概論等選科者，亦多病其圖圖枯燥。此實一般中學國文教學之通病。伯潛任教二十餘年，每自追念，輒增愧悔。爲補救計，乃與兒子祖怡爲世界書局合編國文自學輔導叢書。第一輯分三組，曰字與詞、章與句、體裁與風格，以故事體寫述詞句之組織，文體作風之大概；冀讀者於文法、修辭學、文體論等，獲得實際應用之知識，以促進其運用、了解、欣賞的能力。第二輯分六冊，曰駢文與散文、小說與戲劇、詩、詞曲、經與經學、諸子與理學，以文學與學術爲經，文學史與學術史爲緯，而文學概論、文學批評、羣經諸子及理學之內容流變，皆融會於其中；冀讀者於我國固有文化之最重要的部分，獲得確實明白的概念，以增長其應具之常識。第一輯發行已年餘，雖或病其於初中低年級生程度略嫌過高；而一般讀者，尙感興趣，且受實益。第二輯今亦印成，竊望發行以後，教育界同人能予以善意的教正。竊思本叢書旨在輔導自學，與教科書性質不同，本不限定讀者程度；一般大中學生及有志進修國文者，都可採用。祇須循序閱讀，即使程度略嫌過高，想亦不至有大窒礙吧！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伯潛序於滬西寄廬。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為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圓周：第一二兩冊為一組，以字與詞為中心；第三四兩冊為一組，以章句構造為中心；第五六兩冊為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為中心。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冶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為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為「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為「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為「詩」，第四冊為「詞曲」，第五冊為「諸子」，第六冊為「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為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為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六、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經與經學目錄

第一章	所謂「經」	一
第二章	經今古文與焚書坑儒	一三
第三章	詩	二四
第四章	詩與樂	三九
第五章	書	五一
第六章	禮一——儀禮與周禮	六四
第七章	禮二——禮記	七六
第八章	易	八九
第九章	春秋一——公羊傳與穀梁傳	一〇三
第十章	春秋二——左傳	一一五
第十一章	論語	一二八
第十二章	孝經與爾雅	一四二

第十三章	孟子·····	一五五
第十四章	六經的傳授·····	一六七
第十五章	經今古文的分合·····	一七九
第十六章	經學的衰落一·····	一九二
第十七章	經學的衰落二·····	二〇四
第十八章	經學的中興·····	二一六
第十九章	經今文學的復活·····	二二九
第二十章	經學的附庸——文字學·····	二四一

第一章 所謂「經」

我國古書，有幾部特別被人尊崇的，其名曰「經」。莊子天運云：「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爲文。』」六經之名見於古籍，當以此爲最早。這六種書所以特稱做「經」，有兩種說法：

(一) 經是「官書」。——我國古代，學在王官，私人無著述（參閱諸子與理學）。所謂「經」者，都是官書，由史官掌之。左傳記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魯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昭公二年）。此易與春秋在史官之證。周禮言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春官宗伯之屬）。左傳載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昭公十二年）。按尚書疏引賈逵說：『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戒。』此書在史官之證。詩序云史克作魯頌，左傳云倚相誦祁招，此詩在史官之證。周禮言太史以書協禮事，小史以時讀禮法（皆春官宗伯之屬）。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是周之徵藏史，訪樂於萇弘，萇弘也是周史，此禮樂在史官之證。六經都是官書，所以簡策特別大。鄭玄論語序逸文（原序已亡，此據清宋翔鳳所輯）曰：『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又曰：

『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按鹽鐵論詔聖篇曰：『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漢書杜周傳所云「不循三尺法」，金鶚求古錄以爲是「舉成數」。經書和法律都用二尺四寸的策，正因爲牠們同是官書。

(二) 經是聖人所作。——博物志說：『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聖人制作的書，爲什麼叫做「經」呢？因爲聖人之道是萬世不變的常道。鄭玄孝經注曰：『經者，不易之稱。』玉海卷四十一引。釋名釋典藝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文心雕龍宗經曰：『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這種說法，完全是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念爲根據的。

上述兩種說法，因爲他們對於所謂「經」的觀念不同，所下的定義便兩樣了。前者以爲「經」是周公（旦）的舊典，孔子是一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語，見論語述而篇）的學者，他對於六經只是「述」，只是整理而已，所以說「經」是官書。後者認爲六經是孔子所作，孔子作六經，垂教萬世，爲不變之常道，所以說「經」是聖人所作。

但是荀子嘗引道經，賈誼新書又提及漢儒談禮的容經，醫書中有內經、外經，（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有黃帝內經、外經，扁鵲內經、外經，白氏內經、外經。）難經，（扁鵲撰。漢志不載，隋書經籍志始著錄。）國語與語

「挾經秉枹」的經又指兵書而言；這些書，既非官書，亦不是聖人所作，但也名之曰「經」。所以韋炳麟謂「經」是以絲編綴竹簡，本爲書籍的普泛名稱，和印度梵語稱佛經爲「修多羅」一樣。這是另一種說法，却比較近理。不過自漢以後，學者對於這幾部經書特加推崇，認爲是古籍中有特殊地位的，而對於它們，又有兩派不同的觀念，所以有上述兩種不同的說法了。

「六經」又稱「六藝」，這是漢朝人的說法。賈誼新書六術曰：「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漢人稱六經爲「六藝」，（史記漢書皆如此。劉歆七略及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便是著錄經部之書的。）似以此爲最早。（按周禮保氏以六藝教國子，是指禮、樂、射、御、書、數六者而言，與稱六經的「六藝」不同。）小戴禮記經解曰：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這一段話，論的是「六經之教」。所謂「溫柔敦厚，疏通知遠，廣博易良，絜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是

六經之教的效果，是六經之教及於受教的人們之良好影響；下文所說「愚、誣、奢、賊、煩、亂」六者，是因六經之教之失，影響於受教的人們而發生的流弊；所以下文又說到有良好的效果而無其流弊的，必是深於某經者。其意義本來非常明白。可是一般粗心的讀者，往往誤認「溫柔敦厚……」六者是指六經本身的性質而言，那末「愚、誣、奢、賊、煩、亂」六者，難道也是六經本身的缺點嗎？以六經教人，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必深於六經者，方能有得無失，有利無弊，這真是持平之論！

六經之用，古籍中論及者頗多。最早的，似乎是莊子的天下篇：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史記滑稽傳也引孔子的話道：

「六藝之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太史公自序又曰：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記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義，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滑稽傳只引用孔子的話，太史公自序則先加以說明，然後以孔子的話爲結論。禮長於行，故可用以「節人」；「道行」書長於政，而所記又爲先王之事，故可用以「道事」；詩長於風，長於託物見志的風喻，故可用以「道志」；「達意」樂長於和，故可用以「發和」；易長於變，故可用以「神化」；「道陰陽」春秋辨是非，長於治人，故可用以「道義」；「道名分」莊子和史記論六經之用，原是一致的。漢書藝文志也有一段論六經之用的話：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

漢志以「仁、義、禮、知、信」五常配六經，少了一樣，所以加上一句「而易爲之原」；至於易何以爲詩書禮樂春秋五經之原，班固却說不出所以然來。班固作漢志，是根據劉歆七略的；我頗疑心這也是劉歆的說法，倒不如上述莊子史記所論來得明確。

六經的次序，有兩種不同的排列法：

(一) 易、書、詩、禮、樂、春秋

(二) 詩、書、禮、樂、易、春秋

主張第一種排列法的學者，認為六經是周公的舊典，所以依其制作的時代先後爲次序。易由於八卦，八卦是伏羲畫的，故列第一；書的第一篇爲帝典，是記堯舜的事的，故列第二；詩的豳風七月是周末去豳遷岐時的作品，商頌是商代郊祀的樂章，故列第三；禮樂是周公所制，故列第四；第五春秋是孔子就魯史記修成，故列第六。主張第二種排列法的學者，以爲六經是孔子所作，用以教人的，所以依其本身程度的淺深爲次序：詩書是文字的教育，程度比較淺，所以排在前面；禮是約束人的行爲的，樂是陶冶人的品性的，已是進了一步了，所以列在其次；易明陰陽之變，天人之際，如其拿現代的話來比喻，是從「宇宙論」以推論「人生哲學」，春秋則是孔子的政治主張，借褒貶往事以示其微言大義的，所以并他門下列於「文學」科的子游（言偃）子夏（卜商）對於他的筆則筆，削則削，都不能贊一辭，這兩種書，程度最爲高深，所以列在最後。六經的次序，有這兩種不同的排列法，和上文所述解「經」的名稱的二種說法是有關係的。

「六經」既是六種經書，爲什麼又有所謂「五經」呢？因爲實際上並沒有「樂經」這種書。漢書藝文志著錄古書，六藝略於易、書、詩、禮、春秋五類，都首云「經若干卷」；只有「樂」的一類，沒有說「經若干卷」，第一部就是「樂記二十三篇」。樂，爲什麼沒有經呢？這又有兩種解說：一說，樂經亡於秦始皇的焚書；一說，樂本無經，只是附於詩經的一種樂譜。六經除了樂，便是「五經」。西漢時各經皆置博士，叫做「五經」。

博士。」後來又有所謂「七經」者，其說不一：

(一) 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上一部論語，便是七經。——見後漢書張純傳李賢注。

(二) 宋劉敞七經小傳的七經，是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和論語；禮的一類，他列了三部書，所以易和樂二者不在內了。（王應麟小學紺珠的七經，與劉敞同。）

(三) 清聖祖康熙有御纂七經，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禮記禮類仍有三部，又加了一部易，所以除去論語，仍是七經。

此外又有「九經」，也有不同的四種：

(一) 宋刻巾箱本白文九經——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清秦鏐所刻九經，即據此本。）

(二) 明張照奉敕刻的篆字九經——易詩書春秋周禮儀禮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爲一經。）

(三) 明郝敬九經解——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儀禮論語孟子。

(四) 清惠棟九經古義——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穀梁傳論語。

以上四種都是宋以後的人采輯的。南朝宋時，設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論語、孝經、合爲一經，名義上是十經，實際已有十一經了。唐文宗開成間，石刻十二經，置於太學，則於十一經又多一種爾雅。（按莊子天道已有「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的話。說者謂六經加六緯，是爲十二經。與開成刻石的十二經不同。）十二經再加一部孟子，便是所謂「十三經」了。南宋光宗紹熙間已有十三經注疏的合刊本，成爲經部的一部叢書。茲列一簡表如左：

周易正義——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毛詩正義——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徐彥，一說卽北魏之徐遵明。）

春秋穀梁傳注疏——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

論語注疏——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經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此疏實非孫奭作。）

這部經類的叢書，經與疏本來是各別單行的；合刊本以宋光宗紹熙年間的爲最早。其後又有「十行本」，明世宗嘉靖時又有據十行本重刻的「閩本」，神宗萬曆時又有據閩本重刻的「監本」，思宗崇禎時又有據監本重刻的「毛氏（晉）汲古閣本」，清高宗乾隆時有「殿本」（武英殿）有阮元所刻的「阮本」。這些都是十三經注疏著名的版本。阮本附有阮元的十三經校勘記，清人吳浩有十三經疑義，沈廷芳有十三經注疏正字，在校讎方面，各有相當的成績。

這十三部書，並不能說都是正式的「經」。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春秋，固然是「經」；禮記便是「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都是「傳」；論語也是「記」；孝經、爾雅的性質也和禮記差不多；孟子一書，宋以前和荀子同列於諸子類的儒家中，並沒有算它是一部「經」。左氏春秋經傳集解曰：「傳者，傳也；博釋經志，傳